

華春



張不代

著

作家出版社

1247.5

1221

2006

平林

張不代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草莽/张不代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2
ISBN 7 - 5063 - 3818 - 1

I. 草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2138 号

草 莽

作者: 张不代

责任编辑: 张玉太

装帧设计: 桐润一行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640 × 960 1/16

字数: 500 千

印张: 32.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818 - 1

定价: 3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张不代，男，汉族，山西长治县人，1945年出生，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。现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编审。

1979年之前在部队工作十余年，1979年转业地方工作，先后任山西青少年报刊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、社长兼总编辑，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兼文学学院院长，党组副书记、副主席等职。

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主要为诗，也兼及散文、儿童文学、报告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。出版有诗集《边塞星月》、《黄土魂》、《盗火者》、《中国之门》、《黄河与最后一场大雪》、《远去的歌谣》；诗选集《张不代短诗集》、《张不代诗歌精选》、长篇叙事诗《神泉》、《人猿森林》、《风流的浪唱》；报告文学集《野心家内阁》、《大将雄风》；文学评论集《呓语诗心》、《文学：私语与愤公话》等近20种。

《草莽》为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人 物 表

公孙龟年——省委派驻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扶贫工作队队长,军队转业干部,《场》杂志党组书记、总编辑。当代著名诗人、作家,曾用笔名千夫、纤夫、驮夫。(以人物安先后出现为序)

陶 莹——女,艺名陶陶。省委书记陶重农和其前妻宣素兰的独生女儿,大学生,后为省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。

陶重农——省委书记。“文革”中为河阴县老城公社秘书,并曾长期任河阴县和黄原地区主要领导职务,后曾任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,省委副书记、代省长等职。

老宣头——本名宣憨憨,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农民,老红军。陶重农的前岳父,陶莹外祖父。

宣素兰——女,老宣头孪生女儿中之大女儿,曾任乡村小学教员、乡镇联校校长。陶重农前妻。曾以笔名“玄鸟”写诗。

宣素青——女,老宣头孪生女儿中之小女儿,农民,河阴县农民企业家李谈天的妻子。陶重农情妇。

宣百顺——小名小顺子,老宣头孙子,陶重民和宣素青私生子。

宣石狗——老宣头侄儿,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民委员会副主任、主任,后任河阴县龟岭山风景区管理局局长。

玄机子——原名葛长生,算命先生。

毕升之——“文革”中担任河阴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、革命委员会主任。

徐春富——“文革”中为河阴县老城公社通讯员,曾任河阴县委常委、县委办公室主任,最后任黄原地区纪检委书记。

全 新——“文革”中担任河阴县老城公社中共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河阴县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,以后曾任省公安厅副厅长、黄原地委委员兼中共河阴县委书记等职,最后职务为黄原地区行署专员。马斌的大女婿。

兰彩花——女，河阴县老城公社老城大队农民。

马 斌——冯其山之父，原名冯铁山，曾任副省长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，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长，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，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。唐风和高大印老战友。

李谈天——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农民。宣素青丈夫，农民企业家。

白东明——省委派驻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扶贫工作队队长，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处长。后任中共河阴县委书记兼县长，黄原地委副书记、地区行署专员等职。曾任省委领导马斌和高大印秘书。老革命家蓝如海的小儿子。

肖俊英——女，省委派驻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，农民出身，省妇联办公室副主任。

张小燕——女，省委驻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扶贫工作队队员，团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。后任中共河阴县委书记兼县长。

刘 扬——省委驻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扶贫工作队队员，省审计局干事。后任省计委投资处处长。

杨大康——叶秀子丈夫，书法家，曾任《场》杂志社编委、总编辑办公室主任，副总编辑，副总编辑兼副社长，党组副书记、副总编辑、社长，党组书记、总编辑兼社长，后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出版局局长。

叶秀子——女，本名叶素兰，杨大康之妻，画家，曾任《场》杂志社美编室主任等，后为省画院副院长。

唐 风——本名黑太明，黑太亮（唐雨）的孪生哥哥。平反右派，《场》杂志创始人，曾任杂志社党组书记、总编辑。

茹花团——女，原为公孙龟年的大嫂，后为妻子。

公孙明明——公孙龟子之子。

公孙清清——公孙龟年之女，实为侄女。

刘玉屏——原任《场》杂志社总编办副主任兼机动记者部主任，后升任为《场》杂志社副总编辑。

高旭旺——公孙龟年军校时同学，部队时战友，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，大校。省委书记高大印之子。

吴世民——《场》杂志社行政处副处长。

牧也之——著名文学评论家。

高大印——原任省委书记，退居二线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，高旭旺之父。

欧阳亚男——女，《场》杂志社通联部主任。

崔大姐——女，下岗工人，《场》杂志社临时勤杂工。

关凯——著名青年记者，曾任《场》杂志社机动记者部副主任，后为新华社记者。

蓝如海——原名洪万山，白东明之父。退居二线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。解放前曾任中共河阴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。

宣石娃——河阴县老城乡龟岭村村农民，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，后专任村党支部书记。

樊巧珍——女，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妇女主任。

索平海——河阴县扶贫办主任。

范三保——原为陶重农任县委书记时的专职司机，后任河阴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，河阴县老城乡乡长，乡党委书记等职。

李拴驴——河阴县农民，著名民间歌手，行吟诗人。

冯其山——原任中共河阴县委书记兼县长，马斌之子，后撤职下海经商，为“省起山投资有限公司”董事会主席。

罗福厚——冯其山在任河阴县委书记兼县长时的专职司机。

何修明——河阴县人民政府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。

丁一岚——河阴县教委主任。

温一方——原任河阴县教委副主任，后调外省任一个地区行署专员，最后又调回本省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。马斌之二女婿。

梁德建——黄原地区纪检委干部，青年文学爱好者。

梁永祥——省检察院黄原地区分院院长，梁德建之父。

陈焕章——黄原地委书记，公孙龟年中央党校同学。

何招弟——河阴县农民，副县长何修明妹妹。

薛启明——河阴县小学教员，副县长何修明妹夫。

朱大姐——女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，“河阴事件”专案组组长。

宣富贵——外号赖十三，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农民。

宣荷叶——女，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农民，宣富贵事实婚姻

的妻子,宣石狗法定婚姻的妻子。

令狐山——宣石狗中学时同学,宣荷叶表兄,公社民政助理员。

洪昌明——蓝如海大儿子,白东明同父异母哥哥,原任国务院某部副司长,后任南方某省省委常委、某市市委书记。

鲁生泉——省委驻河阴县老城乡龟岭庄村扶贫工作队队员,省作家协会青年作家。

郝树廉——河阴县委书记。

黑太亮——曾用名唐雨,唐风(黑太明)的孪生弟弟,平反右派,植物生态学家,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徐姗姗——女,大学青年教师,陶重农第二任妻子。

魏红玲——女,中国黄土高原自然灾害研究院办公室干部。

杜勇牧——中国黄土高原自然灾害研究院草灾害研究室主任。

李之白——中国黄土高原自然灾害研究院草灾害研究室副主任。

吴丙冬——蓝如海保健医生。

目 录

引 子	丽人泪	/001
第 一 章	一个喷嚏万里长	/007
第 二 章	有一只蚂蚁想过河	/053
第 三 章	缰绳抑或鞭子	/081
第 四 章	画一座青山当碑铭	/117
第 五 章	倒挂着的中国	/150
第 六 章	人有病,天知否?	/186
第 七 章	小娃子张弓搭箭射着前胸	/214
第 八 章	草莽突然上心头	/244
第 九 章	草们和帝王思想	/275
第 十 章	又有冷月过吾庐	/328
第十一章	远去的背景走近的风	/359
第十二章	哪有长生树只有长青果	/391
第十三章	天上掉下个信天翁	/424
第十四章	只有青天悬明镜	/454
尾 声	但书	/480
后 记	感谢·感激·感恩	/508

引子:

丽人泪



引
子
丽
人
泪

龟岭山风景区,两组四条上山下山索道上的缆车,自入夏以来就人满为患,从早晨六点钟到晚上八点钟,几乎就没有空车的时候。

这是二十世纪最后的那年,盛夏酷暑的一天。

上午十点多,整个山上景区就已游人如织。

通往主峰妙极峰的路九曲回环。路面全部用淡红色砂岩硬石铺成。坡度低缓处铺成平坦路面,坡度陡处砌为石阶。但无论平坦路面还是石阶路面,路两旁,或畦植或盆栽,全都种满奇花异卉。人走在上面,真有一种驾彩云而极目六合兮遨游八极之感。但今天,走在这条盘山路上川流不息上上下下的游人,只要是能与此刻一对正在上山的男女游客,或相向碰头照面的,或同向超行回眸的,都会忘却俯首欣赏路旁芬芳扑鼻的招展花枝,都会忘却放眼四顾天章云锦的山光水色。这一对上山男女,吸引了人们的驻足注目,并油然令人们心中生出一问:这是一对夫妻呢,还是一对情人?

此刻,这对游人正紧贴着身子,手臂相挽地向山顶走着。

男子一身笔挺西装革履,梳一头鲜亮油黑梳理整齐而偏左中分的背头。看得出来,尽管是经过着意打扮的,可岁月留痕毕竟又是青春衣装与化妆品,所不能全部掩盖住的。个头体形本来适中,可是由于开始发福而显趋胖,面上颈下,眼角眉梢,涌起的重肌、刻下的纹络和走路时已略显拖沓的步履,都说明他已年过天命,是超五十岁的人了。

而伴行的少妇不仅美丽动人,婀娜动人,衣饰鲜丽也真称得上是万绿丛中一点红,看上去顶多二十七八岁样子,甚至还要更小。

当然,令游人们驻足注目的主要还是这位绝色美人。游人们那种忘情而不能自己的神情,令人想起一首著名古诗《陌上桑》中的诗

句：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，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……

这位当代罗敷美女一只手臂挽着男子，一手执一方玲珑小手机在不停地与人通电话。男子好像已经习惯人们这种或驻足或回眸欣赏自己女伴的事了，始终是一副无动于衷安之若素的样子。

当代罗敷美女最后一个电话，是打给她自称的一位舅舅的。

“舅，我们正往妙极峰走呐，现在你在哪儿呀？哇，你已经在上边等我们了！好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好的，好的。”

少妇打完电话扣了手机，笑得甜蜜蜜的，贴住男子耳朵说了句什么，男子随即在她的粉嫩脸蛋上亲了一口，两人继续挽着手臂往妙极峰走去。

这时，游人中有人认出了少妇，互相交头接耳起来。

“这不是省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陶陶吗？”

显然还有两位游人是属于更为知情者，话说得肆无忌惮。

“嗨，就是省委陶书记的那位千金吧？”

“嗨，可不就是。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早听说书记找了个比自己女儿大也大不了几岁的小老婆，女儿找了个比自己父亲小也小不到哪里的老丈夫，现在看来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哟！”

“嗨，真是麻球烦哩。要是人家隋炀帝，干脆就娶自己女儿了！”

“是呵，她女儿绝对比她那位小老婆要漂亮得多嘛！”

游人毕竟是游人，旷野说话，说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其实声音大得足可让这对老夫少妇听到。相挽而行的男人也许耳背真没听见，也许是司空见惯不以为然，依然满不在乎地走着。而被人称为陶陶的少妇，却向话语传来的方向，扭头甩过去惊鸿一瞥，那神情如西施之颦，忽闪一种淡淡的愤怒和忧怨，但稍纵即逝，恢复常态。

这位少妇不是别人，确实就是本省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陶陶，也确实就是本省第一把手陶重农书记的女儿陶莹。陶陶是她为自己起的艺名。而那位男子也确实就是陶莹的夫君，也确实是一个已经年过五旬的男人。不过，人们其实并不具体知道他是阿谁，只是笼统听说，陶书记将女儿嫁给了一位与他自己年龄差不多，官位差不多的人为妻。如果人们真的具体知道她的夫君是谁，恐怕比知道她是省委书记女儿本身还要更为吃惊。

陶莹丈夫何许人也？一位全国著名国家控股大企业的董事会主席，也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多年间，民间传言纷纷的“八旗子弟



党”名单中一位著名成员。其人那位老泰山至今硬朗健在，虽已年过耄耋之年，仍然鹤发童颜，耳聪目明。

这龟崩山和山下的龟崩庄是陶莹母亲的家乡。

陶莹外祖父名叫宣憨憨，人称老宣头，已于前年去世。外祖父家现在几乎已成绝户。外祖父只有一对孪生女儿，即陶莹母亲宣素兰和姨妈宣素青。母亲宣素兰因车祸也已死去多年，招倒插门女婿为宣家顶门立户的姨妈宣素青，也在丈夫犯事伏法并寡居多年之后，带着儿子宣百顺改嫁了。

在龟崩庄，陶莹目前唯一亲人，就是母亲的堂弟、外祖父唯一的亲侄子，现在担任龟崩山风景区管理局局长的舅舅宣石狗。

陶莹这次携夫君回到龟崩山来，是想了却一桩心愿的：她想把母亲宣素兰和一个名叫公孙龟年的男人合葬在一起。这是一桩埋在她心头多少年的心愿，没对任何人说过，包括这次与她一起来到龟崩庄的丈夫，和她的即将见面的舅舅宣石狗。这次回来，她想亲自托舅舅宣石狗替自己了却这桩心愿。

同时，这次回来，她也想在那个名叫公孙龟年的男人墓前，倾吐几句心语。多年前，她曾对他保证过，她会做主宰自己命运的绝对主人的。但她失败了。

那个名叫公孙龟年的男人的墓地，就在妙极峰顶那片阔大林子的正中央。严格地说，其实那并非一座真正坟墓，只能称之为一座公孙龟年的衣冠冢而已，哪儿谈得上能与人合葬？但是，为那个名叫公孙龟年的男人，选定在龟崩山妙极峰中央，立这样一座衣冠冢，却是当年全体龟崩庄人和一支省委驻村扶贫工作队的一致意见。

那个名叫公孙龟年的男人，如果现在还活着，比她陶莹身边的丈夫还要大几岁，和她现在担任本省一把手的父亲陶重农同岁。

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，她陶莹如此年轻人生中，还曾经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秘密。这个秘密，牵扯着历史脚步的缓慢与沉重，也关联着时代脚步急速中的某种轻浮、某种不慎，抑或是世故。

那还是在陶莹二十岁刚出头，还是一名广播电视大学在校大学生的时候，她曾一度感情冲动，产生过一个强烈愿望，希望一生做这个与父亲同岁男人的情妇，甚至想过，勇敢地公开嫁给这个男人，做这个男人永远的妻子。为此，她甚至曾坚决地要把自己处女的初夜，交给这个男人。



而她明明又知道,这个男人是她母亲的梦中情人。

其实在世俗眼睛里,这个名叫公孙龟年的男人,在我们这个摧枯拉朽、日新月异、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,堪称一个倒霉蛋。除曾有过一点不识时务的“著名”虚名之外,而且他那“著名”被时代巨人如抖落沾在身上尘土一样,很快就抖落掉了,根本没有任何可爱之处。连他遭遇的那点倒霉事,都是那般平淡无奇,没有跌宕起伏、引人入胜的故事,更遑论能够惊天地、泣鬼神了。哪儿值得她陶莹,如此一个年轻女子又是高干女儿,去如此奋不顾身地演出她“问人间情为何物,直叫人生死相许”的爱情剧呢?

更为令人恶心的是,这位公孙龟年其人,连他从这世界上消失的故事,留给世界的形象也并不美好,伴随他消失而产生的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!这个传说,不是神话传说,不是仙话传说,甚至称之为鬼话传说,都算要高待他了。有人为他的传说故事,定性曰:那叫王八蛋传说!

故事传说,他最后变成了一只龟型动物,有人说是巨龟,也有人说是巨鳖,还有人说是一种名叫赑屃的东西,就是庙宇中常见,作为碑座驮碑的那种龟型动物。发生地就在这龟岭山主峰的妙极峰下,那个现在已被取名叫作妙极洞的溶洞之中。陶莹和丈夫刚刚游览过那座巨大溶洞。从进洞到出洞,在里面整整呆了二个钟头还多。

两口子上到妙极峰来,陶莹发现,这座顶部平整阔大的山峰,如今已非当年模样。原来几乎无路可走的密林间,现在大道小路蜿蜒蜿蜒密如蛛网,其中还建起了各种饮食、休闲、娱乐场所等高档建筑。

舅舅宣石狗就等在峰顶中心,一座圆型建筑的前面。

那里原是公孙龟年墓地,现在却成了一座取名为“情人岛”的茶饮休闲娱乐为主的巨大圆型建筑。最外圈是茶饮场所,每个茶座都被分隔成富丽温馨的单独小房子,圈成一个大圆环,中间两圈是卡拉OK厅和按摩厅之类,也都分隔为一间间单独小房子。

“莹莹,莹莹,我在这儿。”

在情人岛正门前,舅舅宣石狗老远就呼叫陶莹,并快步迎了过来。

陶莹对丈夫说,“这是舅舅。”然后又对宣石狗说了丈夫名字。

陶莹丈夫例行公事般地与四十岁的宣石狗点点头握握手,但没

叫舅舅。

陶莹发现公孙龟年墓地被改建为情人岛，吃惊地问宣石狗：“舅，怎回事嘛！原来的那个建筑呢，哪儿去了？”

宣石狗悻悻地说：“哪儿去了？移走了。”

宣石狗说着指指遥远处的对面一座小山梁，一座直线距离总在十里开外的小山梁，那座山梁已不属于风景区管辖。

陶莹倏然变色，杏眼圆睁，怒恨恨地问道：“谁让这么干的？”

陶莹丈夫见陶莹突然生气，问道：“原来什么建筑？我看现在这个情人岛就很好嘛，很有特色，很具文化韵味，也很具经济眼光嘛！”

陶莹情不自禁地脱口反驳丈夫道，“好个屁！”陶莹说罢，似乎又自觉失言，急忙拉了一下丈夫手臂，掩饰性地撒谎说：“原来说好的，要给姥爷留一块地方在这里的嘛，姥爷一辈子都守护这片林子，他们却盖了个这么个叫情人岛的烂东西，气死人了。”

不知陶莹丈夫是真的信以为真呢，还是假装的，带点劝慰又带点申辩意味地对陶莹说道：“莹莹，不管是妈妈还是姥爷，谁的坟地搞到这里也是不合适的。当然，伟人另当别论。姥爷和妈妈现在那个地方就不错嘛！”

陶莹外祖父宣憨憨的坟墓和母亲宣素兰的坟墓，就在山下龟岭庄村外一座小山丘上，属风景区管辖范围之内。陶莹和丈夫昨天一到龟岭庄，就当即上坟去，为外祖父与母亲做过祭奠。

丈夫的话似乎提醒了陶莹些什么。

陶莹嘟囔着说：“话虽然是这么说，总叫人心里觉得不顺嘛！”然后又温婉地对丈夫说，“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和舅说些妈妈的事好吗？”

陶莹说罢，也不等丈夫答应，拉起宣石狗就朝情人岛背面走去。

妙极峰平坝的周围，已全部加了低矮铁艺防护栏。防护栏内是一条水泥路面的环山小路。来到平坝的南沿，陶莹还未说话，就已经泪流满面。

平坝下面，就是裂开三道巨缝的金刚岭，就是当年公孙龟年失踪的妙极洞。

陶莹几乎是在低吼着对宣石狗说：“说，舅！是谁让这么搞的？公孙龟年他人已经不在，他们还这么忌恨他？连龟岭山巴掌大一块地方都不让他占？这也未免有点儿太损了吧！”



宣石狗淡淡地说：“上级非要让这么搞嘛！”

陶莹怒冲冲地问：“什么理由？”

宣石狗不耐烦地说：“充足着哩。他公孙龟年算个什么东西，可以占一个著名风景区一块风水宝地作墓地？”

陶莹紧接住问：“那，那我姥爷和我妈呢？那龟岭庄人所有的墓地呢？不都还在风景区内吗，算不算也是占风水宝地？”

宣石狗说：“上级又没说让龟岭庄的墓地也迁出去。”

陶莹紧逼住问：“舅，你给我说，你说的上级到底是谁？”

宣石狗好一阵子没有说话，然后，突然爆发一阵冷笑，说：“莹莹，这个问题，你应该去问你爸！或者去问问你……”

舅舅宣石狗警惕地扭头看了一下身后，没再说下去。

陶莹一下子怔在了那里，久久久久地怔在那里，美丽的脸庞上泪水如断线的珠子，一颗颗一颗颗掉下来……



第一章 一个喷嚏万里长

001



第一章 一个喷嚏万里长

河阴县老城公社龟岭庄大队，农民老宣头的漂亮双胞胎女儿中，十九岁的老大宣素兰，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在老城公社老城大队小学当教师刚刚一年，就遭遇到她人生中两件令她最激动心灵的事：一是她读到一本名叫《我们》的油印小刊物中一首爱情长诗，题目叫《天问》，作者叫千夫。二是她与老城公社秘书、被人称为“龟岭山四大侠”之一的陶重农，谈上了恋爱，私定了终身。

要说那第一件事，在一般人看来，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大事，更算不上是什么能够叫人激动心灵的大事，不就是读了一首爱情诗吗？可这件事对宣素兰姑娘来说，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，姑娘不仅把它看作是一件大事，甚至看作如果没有这件事发生，紧接着的第二件事，即与公社秘书陶重农的相爱也是不会发生的。在这位漂亮、文静、温柔的姑娘意念里，她与陶重农能在一场山林大火里不期而遇、不期而合，是真正的天配良缘天作之合。而这种天配良缘天作之合，上天是有预兆的，大火之前，自己刚刚读过的那首爱情长诗就是先兆。那首长诗一开头就是这么写的：

四顾茫然
火烧云累累
如女娲之石
流线的风川流不息
似寻找归宿的意绪
呵，我的疼痛舒展在
时空硬化了的深处

呵,爱人
你何时来归……

不仅这首爱情长诗是一个先兆,还有一个印证这个先兆的兆头,当时姑娘颇不以为然,后来也是被事实证明了。古城大队有名的算命先生玄机子,还在未发生那场火灾,她也不认识陶重农之前,甚至还在她未见到那本油印小刊物、未读过那首爱情长诗之前,就为她算过一卦,证明陶重农,就是她未来必然的夫婿。

那天,她刚给一个班上语文课,走出教室,就听到另一个班一位姓葛的小学生叫她:“宣老师,宣老师,俺叔叔找你。”

宣素兰纳闷:“你叔叔?有什么事?”

葛姓小学生说:“俺也不知道啥事。”

那位葛姓小学生说着就指了指校门口,校门口站着那位全公社有名的算卦先生明眼人玄机子,宣素兰从来没有和这位瞎子说过话。他找她能有啥事?瞎子玄机子真名叫葛长生,三十岁不到,是学会算卦之后才自号玄机子,同时也被人们称为明眼先生玄机子的。

宣素兰走过去问玄机子:“你找我?有什么事?”

玄机子瞪着一双白眼球说:“闺女,俺想告诉你几句话,信不信由你。”

宣素兰老大不高兴,心说,你才比我大几岁,就长辈一样称我闺女?同时心里还说,不是又拿你那一套迷信把戏来哄人的吧!心里虽然这样想,可嘴上还是对玄机子说:“有什么话,你说吧。”

玄机子煞有介事地说:“老夫昨夜梦游上天,探得消息,文曲星下凡已经有二十多年矣,就投胎在咱这老城村西北二十七里地方,那地方长着一棵歪脖子千年大槐树。那文曲星是要在人间有一番大经历的,其中一件事就是,和那位也下凡到人间的织女星成亲。老夫掐算了掐算,那下凡的织女星肯定是天下最漂亮的闺女,老夫想,说不定就是闺女你哩。你要当心哩,星碰星,主火。事虽成,但说不定要遭受一番大磨难哩。”

宣素兰一听,扭头就走,心想,简直是胡说八道。

听到宣素兰没说话就走开了,玄机子在她身后叫道:“俺先前说了,信不信由你。不过,闺女,你千万莫当耳旁风啊!有人要提亲,你得先问清他家在咱们老城哪个方向?有多远?”